

雪隆兴安会馆 大崙出版社 联合出版 云里凤·主編

鱼的变奏曲

沙河◎著

雷隆兴安会馆 大勇出版社·联合出版

雷甲风·主编

鱼的变奏曲

沙河◎著



沙河

原名郑澄泉。1946年3月3日生，大山脚人。曾在东海岸从事摄影事业。现已退休，在檳城居。另以笔名匆匆创作极短篇。作品数见国内报章，未曾结集。

陈欣、葛雷 雅正



诗可 敬赠

5.7.2007

兴安文丛（第四辑） 21

鱼的变奏曲

沙河 著

雪隆兴安会馆

大时出版社

联合出版

新加坡小坡大坡路一四四四号 电话：五五五五五五五

大將出版品第276种

兴安文丛（第四辑）21

鱼的变奏曲

作 者：沙 阿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 编：刘艺婉

社 长：傅承德

发 行 人：傅兴汉

法律顾问：吴汉源律师、王瑞隆律师

联合出版：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 L., Malaysia.

大將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將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21-A, Jalan SG 8/7, Taman Sri Gombak,

68100 Batu Caves, Selangor D. E., Malaysia.

Tel: 03-61883266 Fax: 03-61883266

E-mail: mentorp@streamyx.com

Blog: blog.yam.com/Majiang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1版第1刷：2007年5月25日

定 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沙河. 1944-

[Yu de bian zhou qu]

鱼的变奏曲 / 沙河著

(兴安文丛 : 21)

ISBN 978-983-3941-07-0

1. Chinese poetry--Malaysia. 2. Malaysian poetry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895.11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从拥抱到惜别

第四辑“兴安文丛”代序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莆田市的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前任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莆田市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四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



文荟萃，创办以来，已七十多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精诚合作，会员同乡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奉为兴安的一分子，2002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会长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借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由本会妇女组负责，已连续举办多届，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2003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2003年起设立出版基金，出版“兴安文丛”，预定每年出版一辑。

窃维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



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得了不少掌声。

出版“兴安文丛”的消息于2003年6月公布后，获得马华作家的热烈响应，纷纷惠赐佳作，本会乃成立编委会负责评审工作，结果决定从应征的作品中甄选了六部，编为第一辑，于2004年5月正式出版。

本会出版“兴安文丛”，旨在推展马华文学，协助作家出版著作，同时亦希望借此提倡阅读风气，为建立书香社会作出贡献。本人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把它定为本会的常年重点活动，因而第二辑及第三辑都能分别在2005年及2006年顺利出版。

为了配合“兴安文丛”的出版，本会进一步举办“兴安文学营”，邀请文丛的作者主讲文学课题，此文学营也被定为常年的活动之一，由2004年至2006年，已顺利举办三届，每届参加的学员都超过百名，反应非常热烈。

2006年5月，本人因章程所限，担任本会会长的两届（四年）任期已满，在是年的会员大会上，我发表了临别赠言，希望新届理事会能够把这两项既定的常年活动继续下去，我也答应将竭尽绵力，予以协助。新届理事会产生后，果然不负所望，决定出版第四辑之“兴安文丛”，于是在报章发布征稿消息，并于去年10月间召开编委会议，进行评审，照样录取了六部，定期在今年5月间出版。

不料在2007年1月29日，本会举行理事会议时，却改变了初衷，议决把“兴安文丛”和“兴安文学营”这两项常年活动，改为每两年一次。理事会所以会做此决定，当然



有其充分的理由，本人既已不在其位，也就不谋其政，不过第四辑的“兴安文丛”在评审之后，已交大将出版社打字付印，所以我坚持必须在今年照原定日期出版，而第四期的“兴安文学营”为了要配合文丛的出版，今年也不应中断。我非常感谢新届理事会接纳了我的建议，使本辑的文丛能够如期出版。

近数十年来，我为了推展马华文学活动，殚精竭虑，无怨无悔。先后主编了一百多册的马华文学丛书，其间所经历的艰辛与痛苦，诚非局外人所能明了。流光无情，跨越古稀之年后，自觉精神体力大不如前，加以私务繁忙，所以决定在本辑文丛出版之后，辞去主编之职。我和马华文丛的关系，从温馨的拥抱到依依的惜别，个中滋味，只有自己才能领会。

临别前夕，我要借此机会向过去数十年来所有给我协助和支持的热心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尤其是大将出版社的社长傅承得先生，他明知出版马华文丛是一门无利可图的生意，却仍然和我合作了许多年，不离不弃，这种为马华文学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赞赏。假如说，我过去所主编的一百多册马华文丛，能够对马华文学有一点贡献的话，这个功劳应该是属于大家的。

2007年3月1日

阐释心灵空间／时间的 生命黑箱

序沙河的诗集，兼谈马华现代主义

◎张光达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与文艺创作，马华现代主义滥觞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的马华文坛，至60、70年代大放异彩。在这一被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现代诗无论是在语言表现或是形象思维方面，都是引领马华现代文学迈向历史性变革的主要文类。马华现代诗人虽然在当时少有人提出现代主义理论或信条，但是在文学刊物《蕉风》及《南洋商报》文艺副刊对欧美现代主义理论大力引荐和推波助澜，与马华现代诗人群的积极响应、竞相创作的氛围之下，马华现代主义就渐渐成形，成了那个时期文坛一股新兴的声音，流风所及受到马华诗人作家的广泛注意，蓬勃发展的现象足以与马华现实主义文学主流抗衡。

沙河1960、70年代发表的诗，可谓是马华现代诗的前驱。沙河作为马华现代主义的前行代诗人之一，其诗作中对疏离主体的探讨形塑，对存在主义心理的描绘刻画，对象征语言的繁复隐喻表现，对文化身份属性的焦虑定位，对现实社会体制的婉转批判，对语言文字形式的实验试探，历体现现代主义精神和社会文化语境的辩证，透露出他对诗



艺对生命所追求的方向，这一切也在说明了他是马华现代主义前驱的中坚分子。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我们才能为沙河早期的诗找到定位。谈马华现代诗除了探讨天狼星诗社同人或温任平温瑞安兄弟的现代文学成就，时间上应该推前十年，沙河及他同时代的前驱现代诗人的求新求变，异军突起，而终于落实为创作实践的“西化—现代主义”。的确，沙河那一代诗人写诗数十年来，大多步履维艰，时代社会和现实政治的限制，主流文艺观念的相左与非议，个人生活环境的辗转多变，他们发表诗作或只因为对文学的热诚，对创作理念的执著，他们为马华文学提供了一个创新的可能，影响了后来的马华文学现代主义作家的路向，为那个时代的马华文学史添一新页。

沙河写诗数十年，曾经在1980年代停笔一段时间，于1990年代初重新执笔写诗。过后越写越勇，在《南洋商报》的《南洋文艺》、《星洲日报》的《文艺春秋》和《蕉风》发表了大量诗作，间中又以笔名匆匆发表数量可观的极限篇小说，成绩斐然，质量俱佳，在在令人瞩目，可谓1990年代以来最出色的马华前辈诗人。美中不足的是未曾出版诗集，让有意研究其作品的学者或文学史家面对资料的匮乏而无从下手，无法一窥诗人数十年的写诗成果与创作经验。如今沙河把他199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诗作结集出版，总算为我们的马华现代诗史作了一份迟来但重要的见证。沙河这部诗集只收录他近年的诗作，完全没收入那些早期作品，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剪报大量遗失，令诗人无法搜集齐全早期作品而作罢，又或许是因为诗人认为早期作品跟近年的作品在风格上

有差异而作罢，我尊重诗人的这个决定，不过我还是要说，沙河1960、70年代的诗作，现代主义风格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如果有机会把一部分精选进来，未尝不是美事，既可以让读者注意到其整体的现代诗语言风格，而且还可以对照两者间的书写模式和美学语言的差异或承袭，让我们看到诗人与不同时代氛围的对话重点所在。

基本上，沙河近年的诗语言继承早期现代主义的存在精神和象征语言的基调，不同的是意象隐喻较以往节制，语言密度也较以往舒缓自如。沙河近期大部分的诗作如〈文明的兽〉、〈夜半醒来的感觉〉、〈悖〉、〈舞2〉、〈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冰冷之城〉等以现代文明现象为思考的语言形态，以都市生活切面为关怀中心旨趣，配合其一贯的都市文明与存在精神的观察，表现出既拥抱又迷惘的心理状态，充满律动的语言节奏和表现技巧，成为他近年来诗创作的核心。在这些以都市为题材的诗作中，沙河对都市的叙述描绘有批评也有拥抱，有对都市整体景观的切入观察，也有对城市局部的生活体验（如〈黑咖啡〉、〈印度煎饼〉、〈病历表〉等）和地方志书写（如〈Kota Bharu〉、〈Nasi Kandar〉等），因此沙河的都市书写往往与生活现象的感受或地方的情感结构有着极大关联，而不陷入简化的城乡对立或人性vs物欲的二分法书写模式。沙河上述诗作的语言趋向冷静中立的价值观，冷漠的都市感，对都市文明的反思辩证与体验拥抱，对郁闷衰颓的生命展开对话，对人性存在的冷漠疏离与热情探究形成一种知性语言的呈现，透过诗人的现代视角在诗句中的反复辩证，在冷漠阴郁的语言基调和思维

间有哲理化的意识纵深。这个理解都市文明、感受生活现实的书写模式，当然是在现代主义的语言基础上来开展其美学视野，打通现代感与生命省思的联系。因此他的创作表现与思考范围，紧扣着现代人的生存议题和心灵探索，往往能够捕捉到喧嚣都会中一些令人悸动的片段。

另一方面，沙河部分的诗作通过对现代文明与人性欲望的辩证反思，紧扣社会现实事件，以精炼富含象征隐喻的语言形式，穿透现象表层，深入主体的心理意识与存在精神状态内，进行细腻的观察剖析，有时诗人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耽溺事件中，这个倾向造成诗人对人性欲望或物质现象驻足流连，感同身受而显露出阴郁颓废的美学语言。在他对都市文明与人性欲望层层递进的思考探问框架内，与不经意流露拥抱的感官恋物面向，两者看似有所抵触，但最终在诗人现代视角与象征隐喻的语言操作下，居然能够从矛盾分裂的叙述中做到融合贯通。如〈舞2〉一诗中写都市的“异质空间”（heterotopia）——现代舞池中的人际关系和感官情欲，作出细腻透彻的观察叙述，思考逻辑层层递进，直探现象深层核心，同时读者可强烈感受到诗叙述者对人性欲望欢迎还拒的耽溺恋物矛盾心理状态。另外，诗人在〈婴1〉和〈婴2〉中写婴孩的生命与人性欲望的辩证和省思，却在〈婴3〉一诗中说：“谜面永远很童稚 / 谜底往往深藏在 / 墓志铭”，有意带出生命与死亡交织的探讨张力。其他诸诗如〈死亡剪影〉、〈终结生命者的选择〉、〈在快速车道想起死亡〉、〈天葬〉、〈瘟疫与爱情〉，以及几首描写战争和亲情的诗，在在思考生命与死亡的辩证关系，诗行中

具体见出诗人一贯关注人性透惘的心灵世界，及生命与死亡的存在意义的矛盾情境。

思考生命与死亡的辩证，一直是存在主义的重大命题，面对生命的点滴流逝，也就是死亡在日常生活中的无所不在，缓慢而逼近的焦虑感觉油然而生，生命的流逝也就是时间的流失。因此，对沙河来说，一个时间的片断，或是一个片断的时光，看似飘渺虚无的思绪或感觉，任凭这个感觉或思绪化为强烈的焦虑孤绝、不安苦闷，但总已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死亡在其中刹那浮现如影随形，见出诗人对人主体存在的矛盾荒谬情境的思索。书写时间的流失因此成了沙河诗中一个重要的母题，无论题材是都市生活或个人情感，几乎整部诗集的诗都在处理这个时间命题，分别只是诗人如何叙述时间的方式，如何化抽象的时间流逝为具体可感（动）的空间意象。在沙河思考时间的太大部分诗作里，叙事节奏都颇为缓慢迟疑，这个舒缓的时间描述，随时间的推移而得以让诗人的视象叙述停留在某些生活事物上，除了写出时间之流中和生活感受中容易让人忽略的动人事物，更重要的是放缓诗的节奏，企图把抽象的时间描述转入现实生活的叙事氛围，落实于具体可触的空间——河上冥想、古宅、横越东西大道、古渡夕阳斜、禁烟区、窗景、短调、在废墟中观天象，以此时间空间化的手法来建构诗人文本的空间内容，因此具备了虚实交替的意境美学，诗人的时间思维也因此文本中呼之欲出，而不至流于抽象空洞的时间概念化书写模式。在流动的时间、流逝的生命的描述中显现诗人细微的心思，空间场景与空间意象的书写想象看似隐没时间的痕

迹，实则在于凸显时间之流中生命与死亡的辩证意义。

时间之流往往依靠空间化的场景处理手法来呈现，时间流失则依靠诗中缓慢节奏的生活细节描述，时间空间的推移则利用缓慢镜头移动的视觉效果来呈现。沙河的摄影人职业身份，使他在多首诗中得以敏锐地运用这个摄影镜头的手法，来结合语言节奏的开展与空间场景的置换，和谐地创造出场景空间的时间调度共存关系，在诗的形式设计上可以达到一种流动而迟缓的诗意氛围，一种张力开展与忧郁收拢的矛盾美学效果，可说是在沙河的都市思考与现代视角上形成对话的一大动力。在这里，诗人对视觉力量 and 现代技术操作的纯熟，促使他有意识或无意识，将都市思考的议题技术化为一连串摄影镜头置换排比的视觉形式出现。这个移动镜头产生连续却迟缓的视觉构图，同时在某种距离上保持了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展示了叙述主体的叙事角度之主导地位。如同学者李耿觉在讨论电影镜头时所说的：“长镜头段落的技术常由包括更大空间和更长时间的中镜头和长镜头构成。由此，一方面可以把人放在更大的环境里并把他们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可以显示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同样的时间和空间。”的确，透过这个电影镜头的拍摄手法的巧妙利用，视觉角度和叙述主体的完美配合，提供读者一个审美形象的结合和自身感受的主体欲望，把正在阅读诗句的读者和诗中的叙事同步纳入一个时间连续性的氛围里，靠的是镜头不断移动（或凝止）的空间化处理。这个结合镜头推移与语言视角的处理手法，生动地创造出时间的流失，先天上已是充满生命的流逝、流离、遗失状态，以



及一种渴望记忆、反复哀悼的欲望。这种时间失落、空间回忆 / 记取的叙述模式当然得自现代主义所强调的废墟美学，企图在透视历史时间的废墟中宣告一个荒凉的未来。

《水劫》、《舞2》、《沙滩》、《摇曳的窗景》等诗运用摄影镜头的流动感及镜头移动的语言操作，呈现出生动的画面物象。但必须严正指出的是，虽然读者的第一印象会产生如同看到摄影镜头的转移置换，但是这个物象透过语言文字的中介所流露出来的，往往已经不再是那个镜头原来所指认的物象，其中掺杂了诗人主观的情感、思维、视角、价值判断。在这一点上，或许我们得以明白，阅读沙河这些诗句时，面对物象景观的推移排比，往往把我们的感觉思绪从物质层面上引入生命心灵的境界，生活与死亡的存在意义省思，以及我们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的一份荒凉流离的感觉，一座废墟。

2006年12月22日

目录

（2012·10·26）

3 从拥抱到惜别

第四辑“兴安文丛”代序 ◎云里风

7 阐释心灵空间 / 时间的生命黑箱

序沙河的诗集，兼谈马华现代主义 ◎张光达

辑一：水劫之后

19 水劫

22 文明的善

24 悸

26 沙滩

28 摇曳的窗景

29 圈 给母亲的信

31 刺青

32 风的行踪

34 古渡夕阳斜

36 赶在日落之前 横越东西大道

37 乱葬岗印象

38 夜半醒来的感觉

39 舞（一）

40 舞（二）

41 诗人之孕

42 退休计划

43 婴（一）

44 婴（二）

45 婴（三）

46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47 古宅

50 河上冥想



- 51 仰望
- 53 病历表（一）
- 54 病历表（二）
- 56 病历表（三）
- 57 登山的三个方式
- 59 KOTA BHARU
- 63 公寓97
- 65 清明
- 67 印度煎饼
- 68 黑咖啡
- 69 夜听摇滚
- 71 推理小说
- 72 章回小说
- 73 科幻小说
- 75 色情小说
- 77 惊悚小说

辑二：砍树之前

- 81 谁最有资格砍树？
- 82 鱼的变奏曲
- 85 死亡剪影
- 87 终结生命者的选择
- 91 胎记
- 92 树下理发
- 93 理发室里的时差
- 95 朝圣
- 97 端午2002
- 99 蛇
- 101 天空
- 103 寂寞夜行
- 105 瘟疫与爱情
- 107 寄自巴格达

- 110 淋一场孟兰雨
111 失去味觉之前
113 天葬
115 相约
117 月色叩门
118 一座庭院的构想图
121 在槟榔律晒谷
123 在音乐会上假寐
124 在禁烟区等待
125 在废墟中观天象
127 在快速车道想起死亡
128 捕影
130 裸卧
132 九歌
135 一朵蓝玫瑰在她的裸背绽放
137 瑜伽第一课
140 美食启示以外
142 钟妮·米朽
146 人体彩绘
148 枕边书
151 字纸人生
154 三馆侧写
157 NASI KANDAR
159 一片假想的沙漠
162 重量
163 飞越圣地的子弹
165 猫
167 同样的星期天
168 思考的舞者
170 餐桌上的风景
172 我们必须接吻
175 诗集



辑一：
：
水劫之后

水劫

之一

河边的瘦芦
交头接耳
十二月的禁忌
季候风的周期症
把两岸肿胀成
一句警号

雨声在上游
拾级而下
高速度的征旋
无声地掩至
标本每一双
仓皇的眼睛



咒语
在夜幕垂下之前
撕裂土地的胸腔
流窜的藻酒
以泥紫引路
去叩响每一扇
失足的门扉
餐桌下
咱们以手代桨
却驱不走
这群不速之客

树们都蹲着
去窥视剩下的
半框窗口
路牌都失去了
意义 只见
红绿灯在汪洋中哭泣
斑马线在潜水
一只漂浮而过的木屐
占卜自己的命运

之二

灯火在水声深处
亮起
热狗小贩把最后一块饥饿
夹在两片面包之间 出卖
一群彩蝶的青春
涉水而来
笑声
潮湿且无知
老人追溯历史
许多晒不干的故事
驾轻舟而来

明天有没有太阳
课本褪色了学校
公事包尘封了办公室
且到河口
无所事事的风湿骨痛



像癣一般蔓延

所谓威尼斯
不过是词藻浮丽的灾难
哭过的眼睛
都了解天空的咸度
寸寸进逼或节节败退
咱们以耳朵
去测量新闻报导

在你溶化之前
且慢
且让照相机去标本
这一刻如何？



1992.7

文明的兽

每天早晨
我们从温柔的床上出发
在铁蒺藜的床沿
对早起的
火红日头
以黑色的假设
膜拜
被窝里的体温
是流弹和香水的
私生子



镜子里
我们面目模糊
微笑的唇和
诅咒的齿
在修饰过的胡子下
争执进化论或
头版新闻
眼镜下的眉
和仇视的眼
没有一颗泪
是晶莹的

打领带的右手
和握拳头的左手
通着同一道动脉

在鉴定血型之前
我们没有身份证

名牌恤衫
儒雅的口袋上
圆珠笔的火焰
燃白我们的骨髓
当我们从齐肩的
杂草丛蹚过
左肩沉重地倾向
乡愁

日子就这么地被
分尸

日子就这么地被
分尸么？

文明的兽
睁着眼

没有视觉

竖着耳

没有听觉

在世纪的门槛

守候



悸

游过发间的十指
停泊在无岸的眉间
从裸露的窗玻璃望向天涯
广告牌正挤着鬼脸
呵！夜色很霓虹
十指紧握
握不住冷冽的气温
握不住坠落如果实的
时间
唯有飘落的断发
黑白相间地
预告一则无奈



昏黄的光影
揉碎没有名字的人群
模糊的脸孔让烟雾
慢慢地燃烧
七时三十一秒或九时一刻
时间昏迷在高脚凳和
高叉旗袍之间
烟火在噁声中明灭
音符乱窜
液体的火种
在唇间传递
沉溺的气泡
接力在黄浊的死水

杯底的臉
惶恐如受伤的
兽

1992.9



沙滩

（潮水什么也没说，一星期默默地工作了七天）

星期一：

好奇的寄生蟹从贝壳里探首
捕捉第一道阳光。

星期二：

一列喧哗的脚印
凌乱了时间的节奏。

星期三：

一群顽皮的锈爬上了空铁罐
并在另一只漂流的樽内午睡。

星期四：

倒下的枯树在埋首求索
生命的奥秘。

星期五：

石头和砂砾争执着
鸡与蛋的问题。

星期六：

落日把遛狗人和宠物的影子
弄湿了。



星期日：

海鸥把风和阴霾御下

把翅膀伸张得像水平线一般长。

（潮水什么也没说，一星期默默地工作了七天）

1994.9



摇曳的窗景

整个下午
断线的风景在窗外摇曳
随着钟摆
把桌上的一束玫瑰氧化
把吾的黑眼珠氧化
也把一切以永恒命名
的感觉氧化

整个下午
阳光像小偷般地爬入窗口
偷走吾的每一寸黑暗
且把窗景贱卖
桌上的一杯酒冒着气泡
像沉溺者最后的呼吸



整个下午
昏沉的脑袋在为吾剖尸
抛一枚硬币
去决定手脚的定义
猛一抬头
摇曳的窗景
已破门而入
且占据吾每一断面的
真空

困

给母亲的信

那时候
灰色的云层很厚
就像您用了经年的棉被
单人床的耐性
承受着不可预卜的日子
没有张力的灰色版图上
静脉交缠着动脉
点数着
针孔和毛细管争夺位置
(您坚持醒着
虽然很晒)



那时候
沁人的雾气很浓
孩子们都来了
提着灯
盼望风的转向
庞然的黑暗
坚固如墙
孩子们是在您的摇篮曲中长大
如今是异乡的树
萌芽自您手中撒出的种子
(您坚持醒着
虽然很晒)

那时候
深夜的萤火开始明灭
黑色的痂
侵蚀您的感觉
痕裂的镜子里
一条河流开始喷泣
风向没转
孩子们的灯熄灭了
（还坚持些什么？
天色已经很暗很暗）



1996.10.23

刺青

和我有肌肤之亲的

一尾青龙

被锁在胸骨间

见首不见尾

我以动脉为之点睛

以静脉疏通它之经络

愤怒的触须

蕴藏在淡淡的云层

一声长吟

沉伏在胸肌千层的

波涛

我的左臂是一块久经风霜的岩石

栖息了一只昂首的苍鹰

不安的翅膀撑起

叛逆的肩膀

却飞不出

这咫尺的天涯

右臂的锦鲤跃不过

龙门

腹部的仙人掌

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而我的脑部

纹住了某种

千年的僵局

风的行踪

在瘦削的竹林里流连忘返的
一抹夕阳

凭吊着纸鸢高挂的残肢
伤感着潮湿的气温

无骨的手势

婆娑出一丝寒意

我可以温柔如诗

我可以呵气如情人

我可以从一则传奇中醒来

在子夜薄幸的箫声里

去探看

轻纱纬内

晃动的烛光

誓约的心跳 无法成眠

明日上京路的风沙

必然遥远且凄迷

我可以浪漫如游侠

我可以轻柔如叮咛

我可以在天际

醉卧在归鸟的倦翅上

牧着云

在白帆的弧度下转述水手的故事

在水影的侧光里雕塑氤氲的鱼纹

或绕过孤独的山峰

在禅坐的松林内 聆听





隐隐的涛声

我可以朴实如农庄的一缕炊烟

我可以百般无聊如檐下的风铃

我是严寒天候的一把利刀

我是千里大漠的迷茫视野

我是龙

我是劫后的狼藉

唉 我粗暴的个性

却能伴你在小小的斗室

轻轻地翻阅一纸柔情



1996.7

古渡夕阳斜

犬吠声响自人烟处
 遥远且疏落
 古渡口聚集了崩毁的秩序
 芒鞋的高情
 冷漠的过客
 方向是唯一的答案
 一行李的心事
 泛滥了季节
 找岸的渡船
 努力抚平水面的伤痕
 轨道上的浪花
 是浪子在天涯的一声珍重
 澎湃的岁月
 望瘦了两岸倾斜的风景
 而岸边的卵石选择沉默
 以绝食的毅力定位



登岸的新知旧雨
 在瑟瑟的秋风中
 是夕阳中一抹容易扭伤的
 投影
 且到茶棚去一论国事
 或悠然地与时间对弈
 或过滤淡淡往事
 像杯中浮起的一叶绿茶
 我是一拂袖便会消失的



背影

该上路了 当夕阳已那么疲倦

该上路了 当撑舟的舵公

脸容浓得像

夜色

1996.7





过了最后的驿站
车子在山色和暮色之间
选择一种倾斜的哲学
里时表印证着一段
由西向东的离情
在曲曲折折的绿色
和回回转转的风尘中
咱们是故乡的一声叮咛



乱葬岗印象

似乎没有什么可凭吊了
在这陌生的国度
凌乱的秩序
落叶下尽是醉去的孤魂
正梦着一壶热酒

夕阳一侧脸
最倔强的茅草都屈服了
在晚风中低泣 哭着共同的音阶
草蜢跃过
不辨籍贯的碑石
去寻找它的前身
尘土都没有肤色了
当寒意是唯一可触的
慰藉
当过客的眼中没有血缘
只有伤感

似乎没有什么可凭吊了
在这熟悉的国度

夜半醒来的感觉

夜半醒来
盲眼的乌鸦
扑在窗口
啄食半轮月亮

床上
一尾被刮鳞的鱼
在城市阑珊的灯火中
残喘着
延续着今天和明天的
只是一丝一缕的气息

在梦的断层
惊见日子苍白的尸体
击碎的镜子
看血和泪如何剖析
一张僵硬的面容

夜半醒来
巷犬准时地咳嗽
且把痰吐向
一匹无尽的
黑布



舞（一）

今年的山色较往年蕴郁
回响于山谷间的歌声比往年嘹亮
地层流着甘美的血和汗
让户户人家展露欢颜

今夜
丰收的月光
澄黄如熟透的果实
柔和了咱们疲劳的双肩

今夜
火光泄露了山谷的秘密
山的节奏快速如心跳
血脉澎湃 手脚交换讯息
咱们必须膜拜
在雨季到来之前
咱们必须膜拜
在营火熄灭之前
纯朴的拍子被赤裸的足踝
轻轻踩碎
虫豸的和音
咀嚼着黑夜的耳朵
在女孩们含情的眼潮里
咱们皆是一抹抹摇晃的
倒影

舞（二）

尖锐的金属声
宰割下每一对半醉的耳朵
电子音乐以半拍诅咒
当琴弦以快感鞭打着五指
暧昧的灯光随夜色
一起坠下

琉璃闪耀着媚眼
迷惑着杯中的倒影
蛇的咒语
终在女郎的腰间应验

鼓声隔着兽皮喊啦
雄性的火开始在两股间燃烧
大理石地板的汗光
在香水味中死去
多狡黠的旋律都会死去

当叛逆的酒精在体内计谋着
一张失贞的床
沿着你倾斜的双肩
必是我每一寸失守的
城池



诗人之孕

雷霆在他肺腑间
翻腾
阵痛自字里行间
骤然成孕
他吐丝成诗
让一朵莲在格子间
净身

取来一瓢天上的水
解了整世纪的渴
水中的月亮被捞起来
晒干后
从此
山中的雨声不息
松实结成绝句 坠落
如鸟鸣



深渊里的掌声
在寂静中沉淀
愤怒的种子
在市声里茁壮
显微镜下
文字的脉络 殷红如血
他的眼神
是神经中最后的
一株喷泉

退休计划

草拟一座悠然的山岗
在水之涯
以菊的蓝图 和清风对弈
饮雨的少年不再
愤怒的青年不再
中年的投影
惆怅如一张安乐椅
向晚 焚起一盅书香
酣睡在缪思杯中
远处城中风雨不歇
轨迹和锈
像一只无匙的锁
尘封了年岁的巨门
此刻
我巍峨如星座
阅尽人间万家灯火



草拟一际无界的天空
让一朵淡泊的云
把胸怀中的版图
扩张

婴（一）

血色的梦终于苏醒
在三百日恒长的冬眠之后
我必须
我必须挣扎地走出那遥远的
回廊
去捕捉第一道曙光
在冷冷的早晨
冷冷的产房
冷冷的世界里
第一声啼哭是那么微弱
也是那么震撼
冷冷の世界
母亲的乳汁是唯一的
温暖



详细凝视
慢慢摸触
这陌生的一切
即使胆怯也找不回
来时路

婴（二）

酝酿在子宫的一场风雨
浑然成形
血脉和肌肉印证
今后的是是非非
摆脱脐带的枷锁
胸膛间犹烙印着千年的
胎记

给你火种
给你一个名字
给你一双跋涉的足
给你指模
给你一道泉源
给你钥匙
给你一张燃烧的
地图



你紧握的小手
生命线的雷声
正预告着一场
劫数

嬰（三）

母亲的吟哦
是深夜里朦胧的灯火
用低温烘你
用乳汁把你提炼
提炼成一块钢
提炼成一株木槿
提炼成一朵罩状云

挣脱脐带被拥入母亲苍白的面容
此身已陷入天地的围困
你是一张饥饿的嘴
你是一双泥泞的足
你是一块海绵
你是记忆的复印
你是谜面

谜面永远很重稚
谜底往往深藏在
墓志铭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市声迅速地膨胀
把昨日悄悄地蒸发
光线暖暖的手
安抚我被腐蚀的心情
许多旧事都折叠在日记本里
像一片枯叶
穿过的睡袍有太多梦的残渣
一如昨日吃剩的面包
按时地发霉着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晨起的燕子剪下一声啁啾
蚯蚓在泥土中蠕动的声响
惊动了我的耳鼓
我的目光依旧延伸向我熟悉的
街道
街道依旧延伸向寂寞的
焦点

每扇开向阳光的窗户
一朵花正在凋谢

古宅

一、风貌

暗红色的族谱
 把时间雕塑在龙凤的图腾
 大理石冰冷的肢体语言
 乃操着北方的乡音
 大红灯笼
 怀着祖上的胎
 烛泪凝固了昔日的风华
 飞檐也罢 琉璃瓦也罢
 许多自传都必须从头叙述
 苔藓也罢 蛛丝也罢
 繁杂的心事哪能细细清理？
 仰首
 一道横匾
 在尘埃中艰辛地
 呼吸
 相对无言的双联
 哪还剩下当年雄辩的
 英姿？

二、第一进

一槛跨入了天涯
 侯门深似海
 一盅檀香
 供奉着几品幽灵

八仙桌面茶渍犹在
桑木雕椅上书香尚暖
对弈声慵懒了多少潮汐
脸无血色的遗相断了游息
被放逐在丹青和墨宝之间
落地大钟遗忘了年岁时日
在混沌中挥霍年华
墙角的几盆海棠犹在笑着
笑谈白头宫女的故事

三、第二进

一壶煮沸的往事
已冷却了
几册脱线的西厢
横卧在冷冽的檀木床
一袭棉被几度翻新旧事
一声叹息
惊醒了南柯梦
空的金丝笼在风中摇曳
像在搜索火鸡的几声清啼



四、空闺

西侧的阳光
探首入帘来
尘埃激动的心情
起伏不定
鸳鸯枕上不见鸳鸯戏水

绣罢比翼鸟的纤纤小手
已经倦了
胭脂扣的年华已老去
芙蓉帐中只遗下一则
传说

五、后院

阶上的露意
仍然潮湿
所谓青梅竹马
便是榕树下的那片天地
过了初更
许多传说便被过度渲染
苍白的月华
伴着枯叶私语到
五更

1996.12.9

河上冥想

为了拥抱你湿湿的柔情
我遂化为一朵雨云
为了窥视你忡忡的慵姿
我遂化为一尾困死在水纹的鱼
为了捞起一抹淡淡的霞色
我遂化为舷边的水声

从纷乱和喧嚣中来
我是河上一株假寐的莲
当景色在桨声中醒来
时间遂在我胡髭间
睡去



1996.7



仰望

仰望一株树
沿着年轮回旋而上
它的根紧盘住乡土
风在耳边
呢喃着绿色的消息
一叶秋凉
无声无息地抖落
在初醒的泥香中

仰望一栋楼宇
摩天的欲念
在升降机间游弋
每块砖都有着相同的假设
以混凝土的气节定论
夜里流离点亮每扇窗的眼睛
并转述了窗内的故事

仰望一座山峦
横跨它盘踞经纬的胸怀
禅住了的苍翠
有着太多的秘密
峰顶的积雪
只待一声关怀
便泪下如雨

仰望一际天空

潇洒的是云
逍遥的是风
我们以纸鸢钉补
从长线的一端
企图寻回孩提的
童真

仰望一个名字
在心底的某处

1997.1.3



病历表（一）

白色的枕头上有一根
 离家出走的灰发
 彷徨地在室温中颤抖
 一张平铺着的脸
 绣上了几朵岁月的残花
 被烫平在枕头的绉纹上
 测温计提高警惕地看着秒针踱步
 满是密圈的听筒
 总在对那面无表情的人
 耳语
 心情被详细地写在
 病历表
 然后放逐在病床的南极
 忍受整季的风霜
 你的症候
 像一桩假设的罪状
 当血液正在化验室内接受
 盘问
 X光图揭露你的伪证
 病历表遂提控你的意志
 没收你的知觉
 那根灰发
 在心电表上
 被拉成一条直线

病历表(二)

黑色的漩涡
把我的身躯
一节一节地吞下去
仰泳或伏泳
也游不出
这一方白色的
泳池
他们偷偷地把一枚
冰冷的太阳
挂在我的窗外
又换掉我家前的康乃馨
(虽然它们已慢慢枯萎)
他们又把我的脸容
写在病历表
第一天
挖掉我的眼珠
第二天
割弃我的鼻子
第三天
没收我的嘴巴
接下来几天
他们忙着涂掉
我的轮廓
最后
他们把我的身躯
像折棉被般



折起

藏在最隱密的地方

1998.4.18



病历表（三）

早上的阳光
 和这道长长的走廊
 一样冰冷
 还有这没有血色的
 白袍
 一路走去
 每一张床上都种着
 一株苦梨
 根须打着郁结
 绝望的叶子
 提炼着瓶子里的时间
 颓朽的枝干
 取不出
 火种



一样的早上
 一样的长廊
 一样的皮鞋击破
 一样的空气
 一路走去
 每一张病历表
 张着仓皇的神情
 一张随一张
 逼来

登山的三个方式

一、童年的

尚未对乡土断乳啊
我那双童年的赤足
以为树梢便是云的门扉
而山不过是树的复数
在纸鸢的断线处
便是天地的另一边
领路的含羞草
总在最高的一隅呼唤
而采摘下来的那一鸟窝的
晚霞
总孵育着母亲的责骂



二、盛年的

除了羊齿植物和寄生藤
路标是以级数成长的方向
登山靴和鹤嘴锄
不过是心理虚假的武装
而我们的双足
受孕于海拔三千尺的精灵
在松实互相猜忌的山径
这么翻阅着落叶背面的警句
绳索系住了的一线天涯
有山和山在拔河

三、暮年的

所谓崎岖山路

便是掌纹上峰回路转的脉动

当下俯的天梯和上仰的栈道

把喘息交给了斜度

把脚印交给了泥泞

把眼睛交给了风景

剩下的便是

一根垂下的枯藤

在张耳倾听

且这样怔住在

一枚浑然成熟的果实



1999.2.7

KOTA BHARU

Rebana

槟榔佬叶一般苦涩的
鼓声
徐徐地播起了庆典的心跳
悠闲的鸽子
啄食着游客从容的
步伐

文化中心孤寂的身影
在春暖的草场入定
上升的视野
在云和风的掌声中
浮泳着月形风筝的色彩
平行的视野
旋转着陀螺的舞步
表演者的掌上
溢满观赏者的
喝采声

过了苏丹桥
河水的肤色
染黄了南中国海的浪涛
市集的喧嚣
被草草地包裹在
面包小贩隔天的报纸中

雨季到来之前
从话望生潜下来的蛟龙
在河口蠢蠢欲动
把阴谋
埋藏在城市的动脉
大水的话语
从未间断过
像刚清洗过的内衣
不断淌着水

晨光缓慢地流向
独立草场
抚摸着纪念碑的伤痕
晨光
细读着五丈经文石柱的偈句
在早操者的汗光中
唤醒了妈妈档的
第一杯早茶



回教堂的晨祷
和皇家码头的涛声
流过船屋人家疲劳的双肩
潮起潮落
一根绳紧紧地缚在生活的一头
另一端则系在不安宁的心潮

天气并不潮湿
潮湿的是大巴刹的时序
一些繁忙的脚和一些不繁忙的脚

交织在鱼腥和汗臭之间
巨大的玻璃天窗
透进一些乳黄色的消息
重重地把讨价声击碎

晚祷后
发电机点亮了夜市场的眼睛
日间的停车场被丁香桂皮的休息淹没了
汗湿的空气四处游走
食欲像苍蝇
在高胆固醇的陷阱中
扑翅

被放逐的啤酒广告
苟且偷生地冒着泡沫
虽过午夜
唐人街的灯火还没有睡意
热汤滚烫着夜猫子的舌头
摇着脚的话题子
被剥成满桌的花生壳
酒吧卡拉OK被唱成绝响后
他们的醉意只能被冲淡成一杯7UP

一只飘浮的瓶子被救起后
海滨的热情已被晒成一滩月光
沿岸的一排巴迪屋
在南中国海的咸风中
采集一匹匹色彩的图腾
在海鲜的火葬场

一群饥肠怔然看到
火中的一尾烤鱼
正在挤眉弄眼

华族湮远的火头
从镇兴宫蔓延
绿苔以整世纪的时间
去刺绣一面香火的墙
守了几代的石狮子
望着河流流去许多历史
老苏丹的巨鼓
敲响了初一的香
十五的烛



1998.10.12初稿

1998.6.17重修

公寓97

五楼三号室的阳光
惰性地
分析着理性的尘埃
从门缝可以瞥见
一种执拗的漆色
鲜明地雕在家具上
一疋一千方尺的布料
除了缝就一件稍显体面的礼服
只能将就两套狭窄的睡衣
晒书的地方
饲养着一只饶舌的电脑
和满棚过了食用期的文字罐头
蠢的离间
使书和书
互相猜忌
(压弯手臂的三十册百科全书
已瘦身成一张光碟)

露台不见仙人掌盘踞
起居室没有热带鱼落籍
贫血的墙壁缺少一两声咏叹
日子粗茶淡饭
咳几声清瘦的回音
相伴品尝夕阳的茶色
推窗迎进哗然的苍翠
不远的海潮恬睡如襁褓的摇篮

昨夜挑灯的一则传奇
伏在床沿
等待最先晨起的一滴露意
把守夜的磨灯拧熄

1999.2.7



清明

杜鹃红醒自最清冷的早晨

四月的天空咸咸地

云朵都如此消瘦

青色的蚱蜢

从失忆的碑石溅起

吵醒土拨鼠的梦

去年的芒鞋

沿着啃剩的脚步声

回来寻找褪色的伤痕

灰蝶的舞臺

自火中涌起

黄土仍然执著于那

故事的結局

一袭黑衣

把断层的记忆修剪成

一方绿色的永恒

且有隐隐约约的鼓声

自万里的地心

涌溢出来

饱和的眼泪

剖析蜡烛的心事

腮红斟满祭酒的醉意

飘浮的话语

沿着山径的心跳



对酌

人境的思絮

如这满山的烟雾

今夜二更后

山鹧鸪的凄啼

将惊醒昏月的魂魄

1989.11.21



印度煎饼

早上六点钟的火炉
红着眼
呵着雾气把整条街唤醒
油腻的双手把我的食欲捏团
拉长 拍打
终于谱成一片薄薄的舞步
在热油的曲子里滚动
鸡蛋是另一种情调
只有接吻的双唇可以理解

把我的相思煮成一锅浓浓的情话
可以抵着案子慢慢地互相倾诉
暧昧的拇指和多情的食指
小心地剥拆
那层婀娜多姿的娇躯
辛辣的辞令
洋溢着丁香的誓言
一顿早餐
一支牙签刷着五个毫子的饥饿
香香地 还夹着报纸上的花边新闻

黑咖啡

不管你的眼神是如何鲁莽
这夜色还是一壶温柔的
黑咖啡
在灯下平复你的暗流
这苦涩的巴西精灵
在腾空的水晶杯中
禅坐

不管你的早晨是如何静态
总认为black is beautiful
这肤色
在薄荷味的空气中
有它流窜的咒语
一次的越轨
袖上的唇印
让你相思了一季春尽
一季秋来



不管你的誓言是如何绝情
你的肠胃如何叛逆
一滴黑色的泪
自你爱人眼中滴落
雪溶于你迟疑的舌尖

夜听摇滚

（在这样的冷夜最适合阴谋的进行）

一枚六十年代胡士托的计时炸弹
引爆在两百万方的客厅
披发的年代已逝
敲打乐仍在磨着刀子

在扩音器生起一堆野火
导热的黑胶唱片滚动着沸腾的熔岩
鼓声破土而出
七弦琴的兽爪
吵醒十二寸喇叭的假寐

盘坐或侧卧已不是选择性的问题
借来了满窗星光
室灯已是多余的眼睛
奔马越过檐下的风铃
风们都竖起了耳朵
细读着额上不安宁的汗光
Hendrix的魂和Morrison的魂
把体内的余温
重新煎煮出
一锅蓝蓝的眼泪

那一种刑罚最适合叛逆的耳朵？
那一种孤寂最适合怀旧的血液？

嬉皮士们都垂垂老矣
当年反战的鼻涕还未干
世纪末的感冒又再割疆

（在这样的冷夜最适合阴谋的进行
当邻居们疲惫的身心正需要休眠）

1999.9.1



推理小说

一开始

线索便埋伏在扉页中
在肉眼分析不了的表象
咱们小心地把序文解剖
纸浆的胸膛隐隐闪着血影

且慢相信一切所见的证物
在字与字之间
还是存有许多疑点
在验明血型之前
我的指模是最致命的脱漏

已经推敲了整个昼夜
假设了千百个假设
即使在最隐密的装订处
一点线索也寻不着
动机像一张遗失的书签

在未招供出凶手之前
纵然彻夜挑灯
也得分清墨渍和血渍
再在逻辑的迷宫里 慢慢
回味松本清张
暧昧的微笑

章回小说

从唐朝遗留下来的腐朽气息
在发黄的书页间流泛
风以无骨的纤指翻阅一面古典的地图
一首七绝在线装的门帘间吟咏
书童早已听惯深闺两情的淫语
及梁山霍霍的刀声

这一回

我的马蹄已踏遍殷纣的宫殿
大观园里夜夜灯火欢宴
明日上京路
风沙迷漫
今宵聊斋的魅影
在我脑细胞修行



案前的神仙鬼怪
和我有着很深的代沟
在第三次投生后
我已习惯了江湖生活 施施然
上黄鹤楼去痛饮他一个晨昏

于是我必须相信宿命
因为我们的故事始终一语成谶
在祖宗们把文字修成正果前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回分解

科幻小说

时间必须推前或者挪后
这已不是很迫切的问题
DNA的鉴定也不是问题
真实和虚假更不是问题
意念之间
故事的假设可能就是真实的伏线
真真假假
我们已没有多余的时间
去推敲

文字是多余的媒体
只需多一点遐思
像苦咖啡中一丁点的糖
语言便自两指相通
意念便从四目交会
你的思维便是坦荡荡的一本书
一种宿命论遂使克拉克或阿西摩夫
在神秘的城堡
守住命运的预言

焦虑的人类
复制着贪婪
复制着野心
复制着灾难
在一亿光年以外的星座
是否依然存在

饥荒和疾病？
以颤抖的手翻过
一章紧接一章的浩劫
众神都袖手旁观了
焦虑的人类
随着时间坠入虚空

2002



色情小说

那一堆衣冠不整的文字
狼藉如呕吐后的秽物
左看右看横排直排
均以撩人的姿态摆势
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
把禁忌的外衣一层一层剥掉
连标题也火辣性感
诱惑不安分的眼睛
起承转合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段落与段落之间
句子和句子之隔
是否有叫床声隐约响起

玫瑰们都在野合
卷猫在叫春
野狗流着雄性的口涎
寻找雌性的气息
激烈的动作不让你喘回一口气
暴雨后又有渐渐的宽衣声
隔着薄薄的纱帐传来
催情的措辞张开猥亵的双腿
狙击你的目光
每所房子都不设防
每个女人都是一扇没有上锁的门
每个男人都是一座轰不倒的铁塔
每片乐土都充满高潮和呻吟

女人的缺陷是男人的优势
男人的优势却是色字头上的
那把刀
罩门软弱如风中摆柳
君子也无法正襟危坐
柳下惠的铁城终告失守
每一行每一字
有发酵的想象力
正在煽动一座不肯驯服的
火焰山



2008-09-15

惊悚小说

月亮的脸色
在灯下越读越苍白
苍白如死亡的字迹
黑鸦从爱伦坡的口中扑翅
迎面冲出 那鸟
大如舞动的披风
像天色倾下 快速掠过

不知何时
黑色开始肢解意识
腾空了外壳
肌肉血液
凌乱的秩序
呼吸如春蚕吐丝
夺胸而出的是几个扭曲的
感叹号
翻倒的墨汁
一滩黑暗向八方
无限无边无时地漫延

闭目反刍
床开始以史提芬京的第六根神经
摆动
血影和眸光
映照出了原罪的真貌
藤蔓以最敏锐的触觉



锁紧
从无色的窗口望去
一群闪着点点鳞光的
比拉那鱼
争先恐后地啃噬
一块一块的肌肉
一滴一滴的鲜血

2003.6.3



辑二：
砍树之前



谁最有资格砍树？

一万三千根火柴
能还原成一棵树吗？
九座国家图书馆
能还原成一片森林吗？

我们燃烧树的魂魄取暖
在火光中听见哭声
从上游漂流下的残骸
是一段段没有名字的沧桑

于是
在树荫下我们语塞
茶余饭后
抹过嘴刚过牙
我们不禁迷茫
究竟
谁最有资格砍树？



鱼的变奏曲

一、PRELUDE

如此俯卧着
是否便可把星座们望老了？
鼓声渐渐隐去
空寂煎熬着记忆
在钙质被提炼成形后
且听化石在博物馆
叙述往事

二、INTERLUDE

平行的暮色
平行的风景
随着水波晃动
薄薄的靛蓝
在夕阳里摇着橹
沉思或游弋
悠闲地抽烟
看泡沫接力
从意境的底层
徐徐向上
聆听
浪声和声浪
是风中唯一的答案

过了彩虹



便是倾泻而下的天河
背负着太多的誓言
沉重如痛楚的鳞片
水晶的眼泪
透明如水草的乳音
这么沉沉坠下
即使最感性的腮
也哭不尽
这潮湿的身世
以S的弧度
解剖水的视野
撑开多色旗帜
慢慢寻觅
珊瑚上一只失落的
音符



三、DIRGE

风浪凝住波纹
音乐戛然而止
绿萼像错体的水草
恣意地
舞动在白花瓷碟上
烟火迷漫
厨房的食欲盛于情欲
把你裸体横陈
搁浅在火的文化

在食谱上谱一首挽歌

并且以口涎代替眼泪
凭吊
刻薄的舌头以辣椒
对骂
洋葱的泪眼
而酱油是唯一的中立者

自然的葬礼在餐桌上
自然的葬礼在每条餐巾的见证下
进行
节食的筷子
偶然夹起一片醒咸的节奏
并从齿间咀嚼出一个
休止符



2000.6.4

死亡剪影

一、坠楼者

像垂下的一滴珠泪
碎开了千万声
惊呼
勃起的楼宇
没有因为一次的激情而萎靡

或许需要以一道云梯
去描述你的旅程
倒叙的故事
倾泻如天河
龟裂的云层
剪贴在每一块
冷漠的窗玻璃
折翼的鸟
紧贴着黄昏的气流
滑下

来不及整理存剩的记忆
来不及告别麻痹的世界
来不及拥抱扬起的尘埃
来不及……
行人道的磁场
吮吸着你溶化的面容
红色的地砖
分辨不出



落日狂乱的
血型

二、沉溺者

夜色和海洋一样深沉
黑蝴蝶慢慢地舒展翅膀
伸向神秘的海床

湿润的眼睛
已在北斗星下迷途
月光解读着
沙滩上被遗弃的足印
且把潮声和泪痕
都分析成了悲剧



你是一尾达不到彼岸的
无鳃鱼
被放逐
在暗流的咒语中
泡沫仓皇逃逸
自你胸口狭小的版图
失声的海藻们
低吟一支安眠曲
而贝壳呢？
星鱼呢？

如此仰望
将是最后一次的
膜拜

终结生命者的选择

*Sometimes I wonder if suicides aren't
in fact sad guardians of the meaning of life.*

——Václav Havel

假设一朵云
骤然坠落
将碎成一阵急迫的阵雨
云有多高？
楼有多高？
假设选择在十三楼
将有十三张错愕的窗口
和一滩愤怒的鲜血
倒数



如果选择潮湿
就选择在午夜
当波涛正值饥饿
把双脚悄悄地交给泥泞
陷落的呼吸
将断成五个音阶
凝聚成一个泡沫
在五孔内

焚烧是一种痛快吧！
快速而灿烂
华氏四百五十一度

把肌肤和毛发
离间
风的默契
以最爽快的语言
和最炫目的手势
闭幕

请信任绳子的
韧度
以沉默作规范
蛇类的哲理
绕一周便
悬空了知觉和烦忧
演算简单的算术题
体重 = 绳索 + 横梁 - 凳子



太阳穴的距离
相隔东山和西山
遥遥万里思维
缩短于
一枚子弹的冲刺
食指失控于
飞跃的红潮
当硝烟凝固了
时间

鹤顶红是最美丽的
河藻
自你口中

温婉谈吐
柔情得像断肠草
决绝得像情人
你的痛苦
缠绵于
神农的梦魇

美索波达米亚的孪生河床
顺流逆流
在你腕脉汨汨而下
如何切断
巴比伦苦涩的泉源
是一口剃刀
扼腕的难题

俯卧仍然可以听到
自己的心跳
冰冷的铁轨
伴你一起等待
千份之一秒之触点
以完成
钢铁与血肉的
拥抱

军国的鬼魔
在武士刀上还魂
脐下两寸的祭坛
始终摇曳着
一片哭声



当冷冷的金属
深吻着纠结的愁肠

（或许你没有任何选择
那就留待时间的手
在许多年后
把门关上）

2000.5.1



胎记

轻轻一掌
就把那块前生的结疤
掌醒了
像藤曼般依附
此生不离不弃
如纹身
如鬼魅

那是一件解码器吗？
用以阐释灵异空间
或是生命黑箱？
记录了过往的言行
或是造物者的错笔
滴落的墨迹？



仔细一看
原来是祖国的地图

树下理发

日子这么疏疏落落
没有多少好梳理了
要梳个什么发型
那就要看天意
理发师的第二指节
套住喋喋不休的利剪
无名指闪亮着妻子多情的眸光

下雪啦！
剪刀横行
不倚不偏
像铲雪
像阳光下的星星雨
老人低头
温顺的风走过
褪色的故事走过
阳光被修剪成树影
庞大而荫凉
偶尔悄悄地飘下一片叶子
惊醒老黄狗的梦
半导体收音机的歌声发黄古旧
听着听着
一个呵欠
已经把故事说尽



理发室里的时差

一足踏入
金属般冰冷的
时差
黑色的落英
缩瑟在波浪式的放逐
两岸对骂的镜子
恰好把我单薄的影子
夹住

时髦的手指
飞奔在天灵盖上
倾诉着
一些灰色的无奈
旋转椅上的僵局持续着
剪刀的耳语
似梦吃
明明灭灭
远远近近
一些残缺的版图
一再被侵蚀

终于
两撇胡子的斜度
被剃刀悟出了一些
哲理
迷迷糊糊中



我明白了
耳朵垂钓的动机
而且那种躺姿
无助地
感染了手术室里的
寒意
使人窒息的时差
苍白如刚下镜的股票行情
摇晃的室灯
尝试以一种睡意
说服我的
烦躁



2001.2.18

朝圣

唯阳光最清楚
玻璃的透析度
纪伊国屋的橱窗
有彻夜挑灯苦索的墨迹
每一卷手稿都在等待
等待着朝圣者
虔诚的眼神

唯空气最清楚
你的呼吸中有多少寄居在书里
顽固的细菌
独爱文字体香
你刚从余光中的咒语中清醒
又堕入井上靖
东洋的魔法中

你的书签
标置在一段美妙的经验中
且努力地咀嚼
努力地唤醒自己的味觉
而被微风掀起的序言
正预言着一场风暴
在后跋的缺席之间

朝圣者都席地而坐
以捧钵的姿势

入定
或站立如忘了岁月的
树
让苦藤慢慢爬上
文字的殿堂

2002.8.11



端午2002

千年过去
五月的哭声总清晰过
撕裂的丝竹
在南洋
每一条自绝的河流都成了
汨罗江

屈大夫的身影依然瘦削如
一则传奇
时间一如江潮
在二十一世纪停泊

粽子已不是季节的症结
在没有诗的日子
我们的肠胃依然消化着
竹衣裹着的
泪痕
那被屈打成招的馅
默默承受火刑
讽刺的尼龙草把你的遐思
牢牢缚住

一种疑惑总支撑着我的脑壁
总在寻找一粒粽子的归宿
觅遍鱼腹问罢屈大夫的魂
熟透的米粒

最终却在食谱中打囗

龙舟的鼓声终须响起来

在一样的年代 一样的潮声里

乐与怒的音符

把桨声皈依成引擎声

2002.6.15



蛇

请相信我的沉默
是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
相信我的孤绝

看茅草升起如狼烟
岩石的保护色
让我游过一水天涯
低于天色
高于一切的哲理
我无需布雷
以阻吓你的进侵

追溯历史至伊甸园
脱不掉桎梏
被放逐的游子呵
我的鳞片仍牢记着咱们的渊源
待我窜起三尺
落日将熄灭你胸中之火

请相信我的悔过
在化龙之前
我将在砂砾间修炼
笛声响起了我的乡愁
久久久久久久
血液不再沸腾
这债

水还不清

2002.7.7



天空

我们的视野跨越
满野潮湿的绿意
从最高的树梢
和最低的云层
出发
气流以虚线进击
当一群雁鸟无言地飘浮
缝织在经线和纬线隙间

天空是哭泣过历史的天空
我们高举双手便可摸着历史的伤疤
嗅着历史的腐息
多少烽火燃烧熄灭
多少铁蒺藜筑起拆落
天空的疆界游移不定
而哭声也没有停止过

孩提的天空是牧着风筝的天空
在风季
天空喧闹着
七彩的遐思交错
收集所有兴奋的眼睛
我们以食指测量风向
以汗水收割落日的余晖

夜里我们细读自己的掌纹

仰望的天空是一口
深邃如眼瞳的
古井
我们以光年测量它的存在
星星以锐利的光线
在我们胸口留下
一道伤痕

2002.9.1



寂寞夜行

在月亮和岛屿之间
车子是蛋糕边沿的一只蚂蚁
左冲右刺
也得因循公路的纹理
屈服于物理定律
冷气一如引擎般超龄
与我争执效率问题
醉意和身上的盛装
以摄氏三十五度警告
有必要虚拟窗玻璃的透明度
风声像谣言般遥远
今夜
滨海的潮声患上严重的失眠症
我右脚的固执
无奈地传染给加速器
箭的冲势
亦无法把夜色抛在后头
寂寞扭着电台的耳朵
有缓慢的流水 以及
一尾自言自语的鱼 在割切时间
目光把方向的拉链拉开
轨道分支 路标盲目
埋伏的黑暗吞噬半透明的晚雾
宿醉的海滩瘫痪在我怀中
归家的地图是虚设的方向
在星座的余温下

岩石和暗影拥抱潮湿的月光
把我的脚印
一只一只
吃掉

2003.11.25



瘟疫与爱情

咳！吐。

一口痰在日光下被化成无数的水沫

在还未被化验之前

请离我三尺

把群体的社交解体

把森林孤立成一棵树

医院里晃动的影子

像失措的冤魂

我们隔岸遥望

张着肺叶思索

一种亲密的病毒

想在我们体内寄居

遂想起逐日肿胀的数据

死亡率暴起如一一具具浮尸

在我们脚边烦扰着

上升的体温可以是可爱的病症

像初恋时的相拥

或许爱情也是一种瘟疫

隔着口罩

我们仍然接吻如昔

既然是肺炎

就该让它拥有个销魂的名字

非典非典

就像没有诚意的父母

草率地为私生子命名

或抱着看一次日食的心态



不管如何黑暗
终将过去终将过去
但我还是迷信爱情
就让我们亲密接触吧
把病毒传给我
一如发烧的爱情

2001.8.3



寄自巴格达

（信封上的邮票被烧去一半
像残缺的地图）

黑云从南部飞来
一群大鸟的粪便
撒落城里的街道上
高楼大厦蹲了下来
受着伤
浓烟绕过每一条街道
火光瞞着眼球
讲述故乡第一千零二故事

大哥和一大班人到前线去（什么是前线？）
沙漠的强风剖开他们的皮
太阳蒸发他们的影子
他们去寻找坦克车的脚印
把自己开成一朵红色光亮的花

天空落下一个一个大饼干
望得我们肚子更加饥饿
白色的雨伞
遮住了阳光
像降落的云朵

人头像波浪般涌动
声嘶力竭的长布条

裹住广场的伤口
远远望去
爸爸的拳头举得最高

妈妈说夭折的小鸡修补了我们的肚皮
说明天以后只好让面包继续在胃里发霉
妹妹的哭声比枪声还响
妈妈的故事再藏不住
她惊吓的脸容

学校的钟声哑了
街上的脚步仓促
忙着把许多瘫痪的躯体
搬离分不开界线的废墟
即使再小的身躯
也需要一个洞穴
去迈向天堂的门
只是
人们已没有时间去撒上鲜花圣水



夜里我们和警报一起睡觉
紧闭着呼吸
聆听门外陌生的脚步操练而过
午夜的巷子里
哮喘症和烧夷弹一起发作
颤抖的手蒙住脸
眼皮沉重地跳动
祈祷吧
祈祷这只是一个梦

（信封里抖出了一颗沙砾
和几滴炙热的眼泪）

2001.4.29



淋一场孟兰雨

鬼节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
飘泊在后巷的纸衣
随风的节奏 扬起
哭丧的惨绿和浮肿的煞红
蹲在巷口苦苦思索
随白芦转折 心知回家路已遥
摆动的风铃
呼唤一次远去的名字
极目处锣声彻宵
喧闹的表演随鼓声升起
升起一座三丈神祇
让膜拜的众生
道尽孝义亲情
七月门户扑朔迷离
烟火和魂魄一样伤感
如何分衣如何施食
应是尘归尘土归土
灰烬说完还是灰烬
寒喧已毕月转星移
时序空间两相忘
尘世间有什么是绝对的希望
只差一度就是万里路
即使擦身而过
也只是清风一阵
权且煦煦攘攘摩肩接踵地
一起淋了一场孟兰雨





失去味觉之前

作为名厨的总以瓜类自许
而瘦如菜脯干如我者
仅能以读剩的半本诗集
去鼓动锅铲后面的火焰山
我之所以爱读诗 只因
它排列得像菜单 别无他意
师傅面授厨房规例
汗下如雨者负责制盐
目光如刀者负责宰鸡
三号刀的利度适合把马铃薯裸尸
番茄的色泽是调色盘里最鲜明的旗帜
一次过失 我
在训练刀法时误把姆指当辣椒
后来在那本被丢弃的食谱里找回
剩余的自尊 当然
一堆骨头也可训练成
一盘听话的美食
只要不苛求
我们准备以一对佛手和两块豆干
精装成一盅热腾腾的佛跳墙
在桌上
我们能从鱼的鳞片去推测它在桌上的命运
螃蟹在壳内累集的月光味道肯定不同
蔬菜也是受保护的族群
不管青色白色红色
我们都赋以特权

以味精和酱油签证
镬中的热油最先以男低音抗议
师傅顺手抓来的一把蒜米
均在火光中开出一朵一朵的罩状云
这些这些
都是失去味觉之前的魔法

2003.8.10



天葬

在死亡面前
时间不得不苍白
我们由始在等待你的赴约
生命的雄辩
怎能敌得过灰葬和腐朽
所以你终必到来
就在这面平台上
解下你疲倦的皮囊
以最原始的姿势
卧下
我们的翅影借去了半片天空
俯冲向你
掠夺每一寸食物
而你
熟知海潮冷酷无情
六尺泥土在孤寂中自闭
而烈火的食欲撕开隐痛
唯在这片天地
我们的契约
将在今日完成

夜色未来
枕木已开始冷却
肌层尚有生世的余温
当血脉透露了私情
毛发是最后入睡的水仙

在山岚和劲草之间
守候的只是多愁的魂魄
在白色的茅花间
一口一口的
把往事吹凉

2001.1.22



相约

都约好了在明春
当我推开这扇窗口时
你将以绿色的笑容迎我
把心事托付于泥土
潮湿地祝福
受孕的肚脐以根须探索
惊异这小小的豆子
竟能许下偌大的诺言
我为你在临窗处留一位置
品尝一壶茶的耐性
从鱼肚白张望到花蕾红
我竟然有抑制已久的冲动
去附耳聆听地下泉的心跳
和寻找土拨鼠的迹踪

都约好了
来年和下去许许多多
你厚实的阴凉会伴我
把每一个午后夹进每一本书
你飘落的书签
在我的前额午寐
终会到来的
我们约好的那一天
安乐椅晒哑了夕阳
你再听不到窗内龙钟的吟哦声
我们更加接近

在没有国界之处
你汲取我的磷质
我汲取你的乳脂

2001.3.2



月色叩门

月色未经叩门就闯进寝室
那时我正在妻的眼睛里泅泳
沿着妻的海岸线
黑夜的雨点自我的汗腺肿胀
下游的歌脚石凌乱如战场
我以地毯式搜索前进
终于在子时的海岸
找到一滩失血的月色

丑时
所有的风褰体列队进来
门没上锁吧
妻的呻吟只挑起我的诗兴
一首五言绝诗已在乱晨时
被施以宫刑
不管我如何吟诵
押韵总是我口中一枚拔不掉的痛楚

没有谁能生存超过寅时
科学已分析
我们的基因图谱和一条虫相去不远
不是因为风不是因为月色
也和雅兴扯不上关系
我只望着天花板构思
思考着怎样把妻的鼾声
调和自毕加索的蓝色时期

隱士松的一小片蔭涼
足以庇住欲不羈的遐思

有一间绿屋可以囚住阳光
让入定的盆栽参禅
而胡姬和山茶
在色谱和光晕内择定
各自的处世哲学

午时是煮茶焚诗的良辰
焚完五绝七律
再焚一首不修边幅的现代诗
东篱不种菊
只听紫色的音乐
在牵牛花的藤蔓间
乍隐乍现

假山始终是假山
溪流却是一道可以回溯记忆的
廊道
流水缓缓如日子
生活却是水上的飘零
古典的殷红
紧紧牵住了小桥的两岸

让两三小童的嬉笑声
 冲破这大理石的静瑟
 当苔藓也是一种装饰
 满窗夕照便成了耀眼的钻石

向晚

遍地芥绒草都有倦意了

而我的鼾声

被夹入那部长篇小说的

某一页

2003.11.8



在槟榔律晒谷

谷子在脑海中像爆米花般爆开
等待曝晒的基因在发酵
烈阳把夏天分期付款
于槟榔律逐渐软化的沥青
十二个月摊还期
应该符合我们的年岁
我们的年岁
就像这条长长的街垂垂老矣
我们相信那是最好的晒谷场
如果把咆哮的车辆都缴退
把交通灯都装扮成稻草人
把沟渠都流成能唱歌的河道
把行人道的脚印都踢踏成丰收的欢呼

我们假装没瞥见从光大大厦鱼贯而出的人群
熙熙攘攘的心情散开如棋子
我们所种的谷子
神奇地在这样的午后
赋予眼睛丰收的力量

偶然仰首
我们的眼睛会错误地把电线杆
哼成五线谱
还有几只荒腔走调的小麻雀
就这样
巴士载走一车厢的焦虑

而我们的谷种已被误读成
一场体走的尘沙

注：槟榔律，槟城主要的道路之一。

2003.1.16



在音乐会上假寐

说什么也得给歌手一点情面
所以我选择在麦克风变成雪糕筒之前
把眼睛拉成猫一般的慵懒
我选择位置也在音响和影像的交叉点以外
掌声尚未缺堤
琴键手紧张的手指在黑键白键之间迷途
愤怒的吉他已勒毙了第三根无辜的琴弦
我更分不清那歌手是否家有丧事
蹦跳的灯光
把白色说成红色
嘶喊的亢奋
毁吉他撕衣服也不算什么
可能比较神气的是那几颗年轻的汗珠
说什么也得给歌手一点情面
所以在海报凌空而降时
我的双手也假意年青起来
我背后的家伙频频诅咒我谋杀掉他的
兴奋 他无礼的手势
可能使我的操守毁于一旦 但
说什么也得给歌手一点情面
我只好默默地让眼睛跟踪那献花女孩
超短的裙脚 心想这姐儿
如果早生三十年
必定会和我一起去赴
胡士托的约会

在禁烟区等待

冷气室里不能豪养袅袅的烟姿
一些人的肺叶也不能
诸如我的胸膛只供氧气和情人的脸庞
歇息
整个下午在禁烟区
对着一杯打盹的热茶伤感
而等待已成了我不能自拔的恶习
报纸在一时半刻间
被眼睛蹂躏了几轮
包括一些被分尸的杂志
震动的新闻在转瞬间被剔在牙间
不管多精彩的情节都不比一碟简便的炒饭
好吃 更何况
那是人家的伤口
神经脉动不延续在自己身上
我已没有任何理由去戒除恶习
这是对退休人士最佳的惩罚
透过老花眼镜
望着壁上的跳字钟减寿
而侍者在我的第二杯红茶把糖份减量
把孤独加量
我只能把视觉放逐在玻璃窗外的车阵
那里非禁烟区
所以烟雾和臭屁并无二致
烦躁的喇叭声
使我醒起已到下班时间

在废墟中观天象

也许要以一种很希腊的心情
去浮雕这夜晚的精灵
史前的萤火虫
都齐聚在暗蓝色的天际
作一次涡旋式移转
脚下是文明的灰烬
踟蹰着
竟像是赤足踩过
神庆祭典的火焰
黄道是一根脐带
以余温喂养着
十二星座的孤口
我们仰望的只是一种绝望的冀望
坚固的花岗石
也有声嘶力歇的时候
颓坦断柱
像梦一般溶化
当年美速波达米亚的黄昏
是不是也有血一般红的夕阳？
此刻盘踞脑海的是
时间的形态
时间是两河之间互相纠葛的苦藤
时间是一丝察觉不到的呼吸
时间是醒来时的那一片空白
时间是一面不能回顾的镜子
时间是废墟上的星尘

踉跄着
望着脚下棋盘的残局
艰苦的下一步
永远跨不出去
苍茫中的一道流星
划破胸膛的空寂
城堡和石砾同时醒了过来
历史和今日
是因和果
繁华和虚幻
亦是因和果
肢体解散
物质还原
这么淘着淘着
在人类进化史里
还剩余什么？



2003.12.7

在快速车道想起死亡

风声无色无嗅
伏在伸手可及的反视镜
静静狩猎
轮胎割切道路
也割切赶路的路标
把时速百五公里的战栗
依序解说车道外一只僵尸和
一辆汽车残骸
缺乏逻辑的联想
据说
断肢依然踏着加速器
头颅以一百八十度回摆乡土
舌尖残留着刚才的话题和
可乐的酸味
驾驶执照印盖年轻的指模
那只不断自渎的手
此刻正忙着打手势搭顺风车
前往阴冥通道
死亡也是这般无色无嗅
无需预约省却注册
在任何写意安详的下午
只要伸一伸懒腰
在一枚滚起的小石子见证下
考验了互相纠葛的动力能量

捕影

眼睛不善说谜

一字一句

依言描述了一座山的体质

重重云雾把早春的慵懒

转述给正在养神的光圈

魔术食指暗中把一缕幽魂

收复 复制再复制

捏造成一张4R寸码的证据

虽满足于狩猎后的兴奋

就是未能把那一抹微笑

说得清楚

化学定义在黑室逞凶

招魂了整个下午 最终

那女人被还魂后的妖娆

逐寸现身

依着唇色

——展现饱和的青春

虽不相信光谱乱伦后

可以铺陈出一片瑰丽

也难信服一张纸的厚度

竟能囚住了生命的紊乱

生活的僵局

四季等待着换装

眼中有音乐徐徐起舞



一闪而过的念头
如快门仓卒的一瞥
按下断头台的制擎
腰斩了一身华服和一脸岸然

这种默契是可以培训的
依着葫芦画出另一只葫芦
是基本的美术入门
手中的捕兽器有模仿的机能
能把猫狗的叫声
抄录得维妙维肖
屏息等待
和时序相约的时刻终会到来
光和影的变数
在对焦下诠释不朽

所谓革命
也可以被曲解成另一种牌理
数码分析出每种不可能的可能
一场浩劫
烧毁了一卷菲林底片百年心血
真理没有被延续
因上个世纪的某些数据
已经不起辩论



裸卧

把沙滩搁浅在月光最晶亮的鳞片上
如鱼 无可依赖的肉身
以瘫痪的季节
唤回童谣一声齿音
单人床懦弱的脊柱
也承受不起这种坦然

当病例表全方位地掠夺后
只得开始出卖秘密
从一本颓废小说
剥削出剩余的人性
体温和心跳
告诉纯洁的墙壁
短暂的死亡
只是一封未开启的告别信



蜷缩在一篇未完成的诗稿
蛇的蜕变季节
脱下文明的皮肤
斜卧
床头灯的亮度
恰好是脑神经的倍数
月光小心翼翼地踏着猫步
越过我私有的秘密地带
像种咒语
把记忆刻成可能的墓志铭

没有芙蓉帐
那会有声声缠绵低吟
这个季节必须蜷缩到底
皆因蜕皮而挣扎的痕迹
狼狈如被褥的浪语
割切时间如割切雄性的
尊严
一节经文成了时序的惯例
唯独害怕某些怜悯
会把明日悄悄地没收



2004.8.8

九歌

01

西出关门
极目苍凉
回忆游走于夹缝之间
步履与心境毅然诀别
最后一阙楚歌响起
草鞋踏破重重天涯路

02

草木有情
无情的是秋尽的肃杀
台阶上的苔藓
我沉醉在故国的暮色里
爱国殇
情操犹如一枚脱色的银币
罢黜凝成了胸口的一块瘀血



03

背向风景
风景背向
独自吟哦的诗句踱步于城池绵延的伤痕
微醉中不知身在何处
癫狂跌坐市井
让翦烛饮风熄灭

04

忧伤逆流而上
沿岸的风景
在喧嚣声中一一隐去
下游
一声叹息掀起了层层波涛

05

御下背影
阴影宽大如山河
长袍晦涩的语言
踟蹰在天边一角的断墙
当灰色成了碎裂的颜彩
梦的蝶群振翼
是灰飞
还是烟灭？

06

若以夕照涤洗
倒影的沧桑
飘浮而去的皆是过往的故事
落英缩瑟丛草袖手
心事却像涟漪一环一环扩散

07

时序因江水而断流

伤口因魂魄而汨汨
沉下的是鬼火野啸
浮起的是千秋慨恨

08

一种沉沦是另一种沉沦的
升华
若把水流望成横切面
一种垂钓便成了另一种垂钓
永远的绝句

09

须发纠葛灰白的痛楚
单向行程的指标
指向一条江河的尽流
一种深度
只衡量着下沉的体高



一朵蓝玫瑰在她的裸背绽放

背脊上雪色加深
烙印着玫瑰的蓝火焰
深陷记忆之渊
洁白如塔呵
那垂直线依循着骨节的温柔
肩膀下依然是眼睛的禁地
赤裸的图腾
虽撤离了守护神
那种荡然
依旧像一把自制的刀
闪耀自己的亮度
雄性的眼神因之而雪盲
一幅刺绣不过是潮流的某种承诺
一针一线的节奏
把快感的种子散播
盼在子夜收成时长出诱惑的果实
蓝色是妖冶也是神圣
意图挖掘蠕动的春情
禁忌经过冬眠后开始苏醒
男人把黑色的咒语传染给
女体的媚态
镇守着坦露的城堡
攻陷了腰下鼓动的潮汐
欲念总是在这时候发聩
遂有一张床以兽性的姿势浮起
摆动着最原始的节奏

背影是攀登不上的悬崖
色相为肌肤发表一则宣言
把纯白和桃红的疆界
从汗腺的细缝里化解了
无言也是一种挑逗
如此娇柔的初雪
让轻狂的遐思恣意凌辱
时尚是美的自我惩罚
以纹针签下一纸变身契
此后这土地便有不散的魅影
在倦意中以另一种姿态午睡
夜夜激情后蒸发的每一颗寸露
皆晶莹如玫瑰瓣上的汗雨
失眠或迟醒的时刻
都隐约可以听闻到男人含糊的呓语

2004.10.23

瑜伽第一课

阿米巴、蚯蚓、水蛭、蛇、纠葛的山藤和
一切打结的绳索
或让一朵云飘起离地三尺
掌心和掌心热吻
弓起的脊背如一座山的
雪峰
用想象力可以使一个人
抽离自己



导师不夹烟的手指套上
十个光环
任性的长发挽住一片山洪
黯黑如不透明的夜
额头依稀有几行字（也许是诗句）
在描述时间
我们在阴影下倒栽成
一棵棵的嫩葱
手臂的节奏伸延向天涯
双脚踏成两岸的渡桥
躯体缩成寄居蟹
张成了伞
游弋为一朵云
也鼓成了一阵风

一支铅笔一本笔记簿
把下午描绘成简单的图表

如何把握如何伸屈
全靠骨骼的悟性
那一排排的树
慢慢向前俯拗
努力地向后仰折
把抛物线分析成
立体的情操
杨柳摆动的纸窗
水的摇篮皆在反映
风雨之后的一刻平和
双掌的温度将酝酿出另一种温柔
被汗水濡湿的尼龙布质
恰好是窗内拧不干的气温
紧身衣把杂念愈束愈紧
束紧腹内胃酸和
早餐的两片面包
外加几则难以消化的新闻
灵魂免疫于外边世界的病毒



高难度行为持续着
痴肥的灵魂要铲除体内两寸聚雪
清瘦的灵魂为外表织绣一袭薄薄的气质
闭目养神后的空间像注入负离子
奔腾的洪流在任督两脉
扎营 守候回收的血液样品
午后的风
以C调清唱
半导体收音机轻轻叹息
盈耳尽是飞絮的叠音

空气中的薄荷味
 徐徐吐纳出叶绿素的湿度
 转个半圆把视觉重新规范
 四肢换位乾坤倒转
 臀部的星座方位正确
 眼观鼻鼻观心心观丹田
 一股气正在呼应
 十八罗汉或跌坐或整立或侧卧
 或在影子外遥望自己
 托天者撑起陷落的天花板
 低眉者瞄住日影逃遁的方向
 抱胸者把呼吸拿捏成半音阶
 错置的脸孔和沙尘悄悄对话
 为了骨骼的折存空间
 把膨胀的欲念浓缩成
 一本可被诵读的经书
 张臂 双手抓住振翅欲飞的意念
 一收一放
 像放生一只鸽子

（而这城市仍然信奉
 生存的戒律
 身躯被腾空后
 终极必须降落
 在万有引力的坚持下）

美食启示以外

厨房的油烟总给我们一种启示

水火不相容

却也有互相配合的时候

一碟菜肴的完成

就完全建立在这种概念上

所谓上汤就是火溶后的汗雨

酱醋油盐糖无论从哪种角度分析

也逃不出嘴巴的暴戾

美食的座右铭就是

在动刀叉时先启动意识

乘味蕾尚未萎缩

牙齿还没退役

总能辨析出甜酸苦辣咸

各种口感的优劣

厨艺也能摆开色香味的擂台

打遍天下无敌手封神封王

食谱也像武林秘笈

炖炒煎炸也有绝学

锅里架式组上功夫

绝非花拳绣腿

即使只用上五成火候

也能养肿了每一位食客的赘肉

所谓美食也并非虚设的名词

馋嘴者只要不偏食

就能把食物吃成艺术

而这种所谓吃的艺术



该归类为饕餮文化吧

熊熊的炉火也给我们一种启示
在祝融的庇荫下
我们提升自己成为其他生命的主宰
鸡鸭牛羊都为我们的食谱而存在
尿酸高胆固醇也是危言耸听
据说一枚鸡蛋就能剥出
七七四十九种吮手指的方式
这种放纵也是
四十八寸腰围的祸源



所谓美食家
只不过是一些舌头比较敏感
肠胃特别宽敞
又牙尖嘴利之辈
饱食之余
加盐加醋大作文章
能挑剔就尽量挑剔
可赞美只适度赞美
这已和温饱无关
或许世上根本没有饥馑存在
难民营只不过是一个传说的地方

钟妮·米朽

I wish I had a river

I could skate away on

I wish I had a river so long

I could teach my feet to fly

——Joni Mitchell: "The River"

选择一座多桥的城镇
来编织一方故乡的锦织
那个夜晚初雪纷飞
多么轻微的瑟缩
也惊醒了麦克劳德堡每户灯光
你听，Roberta
镇里所有的桥梁都在聆听你写下的
第一个音符

多么丰饶呵 那年的云朵
在净空闪耀出一湖绝色
连海鸟展翅的姿势
也依循音符的旋律
每个音阶每个音节
都是一种感动一种启示
生命的每一个障碍
都是一种考验
肢体的挫折绝非创造力的挫折
长跑者跨越过了第九个栏
守候着天色转蓝

像一只守候静水的候鸟
隔着密林作深呼吸
那面南的窗景
溢满萨斯卡顿的枫红

犹记得北方的落日
如何框裱在你驿动的彩笔
你如何把余晖
放在一池涟漪里涤洗
整个下午
Roberta，你以木吉他刺绣
一只南飞的海鸥和
一丛怒放的玫瑰
自画像惯用的颜彩
调均了黑白键的音阶
画里永恒地啾着一抹高傲
而高傲何尝不是孤独的另一诠释

生活也像歌谣里的意境
熔冶着诗意和哲理
所谓诗意就是从烟雾里看见云彩
所谓哲理就是从云彩里看到了爱情和生命
生命不能停顿
就像旋转木马
团转的游戏重复又重复
无始无终
终就是始始就是终

峡谷里的女人

仰望成了牧云唯一的方式
升起了篝火
在摇滚的敲击声中
火光照亮了蓝调的沉郁
民谣的朴实
这种吟咏
是天鹅绒也是钢
能撞石溶冰
也能在长长的廊道上
谱上悱恻的花香
你的耳际总飘忽着
明格士¹的曲魂
无声无息在繁殖
爵士的菌



生命中能有几次胡士托²
能有几次如此忘我地弹唱
台上是火台下是浪潮
那年雅士格农场³的泥泞
翻腾成四昼夜的激情
吟咏和讴歌没有明确的界线
感性和理性却有共同的措辞
当北眺的望乡河迤邐地流着
胸怀中却只是一条没有回顾的
朝圣之路

注：

1. 明格士，爵士乐手Charles Mingus。
2. 胡士托，指1969年Woodstock音乐会。

3. 雅士格农场 (Yasgur's Farm) , Woodstock 音乐会场地。

附注：

原名Roberta Joan Anderson的Joni Mitchell, 1943年在加拿大出生，是出色的摇滚民谣歌手，写诗作画也有很高的造诣。脍炙人口的“The Circle Game”和“Both Side Now”就是出自她的手笔。本诗中所提及的蓝、云、海鸥、玫瑰、鹿道、峡谷中的女人等均和她的歌辑名称有关。

2003.6.3



人体彩绘

这是爱与恨都想盈握的脖子
白里透红的双弧线
向双肩卸下两顿冰河
回拒一切的束缚是最原始的欲望
返璞的夏娃
浅饰着微微的羞涩
背脊是一片旷野
坦呈着史前的空荡

哪种体温最适合
初夏的写意？
哪种肤色才能衬托出
晚秋的雅韵？
目光沿着身高度量
一疋没有瑕疵的画布
颜彩的接触润湿像初吻
颤动了午后的日光
腰的海岸线
闪耀若砂砾
臂弯仿如海湾
暗藏着热带的风潮
眼睛的巡洋舰航过
顿然洞悉了肌肤的一切秘密
不拟草图底稿
画笔以缤纷的战略
一路围剿



攻陷了色彩的腹地

花色从心胸茁壮
鸟语自肺腑鸣啼
再以温润的水蓝
轻蘸出一汪沉默的海洋
把愤怒的火红
点燃起一树腾飞的风凰
也把最琥珀的菊黄
为你唤来一轮
暧昧的昏月
而踌躇无从下笔的
始终是维纳斯
那种难以解释的神态



2005.6.5

枕边书

设若床是孤岛 梦
便是一种漂泊
枕边书是游牧岁月中的
粮食
一种戒之不掉
自认高雅的恶习
床缘没有祷词
只有蛛网上潜移的尘埃
浮动在静止的时间里
我的夜色是一头难以入眠的
啁月犬
灯光如窄巷泻下的星尘
培育斗室的细菌
思维分歧出无尽岔道
附生在铅字和线装之间
眼睛跋涉文字的苦旅
穿梭过繁体或简体的密林
植树为了火的传承
伐木却为了建造
书的殿堂
一本一册
每一页均用一种声音
让火和火认同
水和水拥抱

书签搁浅在昨晚的记忆



静默声中
夜已浓得化不开来

2003.6.3



字纸人生

一、报生纸

父母的罪行终于被揭发
以十个月时间完成的
因果便是铁证
错误或正确只有
一个苟且的理由
努力挣脱脐带
从胯下辨认阿当
一切必须从头学起
学习制造错误
虚伪作假
培育七情六欲
从这秒钟开始
代父母服刑



二、身份卡

用严厉的眼神瞪住自己的
半截标本正襟危坐
面容被修整而身份不能
身份是经过涂改的污迹
佐证一生的伤痕
背负着罪犯的编号
安份守己地被上
度身订造的制服
无所谓舒适不舒适

华丽或褴褛
我们都无法选择身世
无从突围
只能永世两相守望

三、婚书

同样的一首歌为千万人唱过
不妨再倾听一次
重复说过的誓言今日再次排练
用自己的声音签约
无名指也无法反悔
单人床扩建
半陌生者入侵半面江山
用剩余的日子去互相了解（或不了解）
分一半面包
挤同一支牙膏
不造爱的夜晚必须尝试
忍受鼾声
练习对体臭免疫



四、病例表

用最痛苦的时间休息
休息在最不开心的白色
白色是最绝望的色彩
如褪色的时间
医生展读你的脸色
分析机件失灵的因由

讨论氧化和腐朽的理论
随时逃避的是脉门和心跳
听诊器刻在计算
在这地球上
你是否已逾期逗留
能否再次为你
延续签证

五、死亡证

需要证明的就是如此简单的
一个事实
进入无声无息的世界也需要
一张通行证
屏住呼吸
伪装睡觉是唯一的表演方式
把精神和物质分离如化学程式
眼泪的仪式是告别的变奏
站也不是坐也不成
你的哲学是勿视勿听勿言
就这么一次
你不必详读自己的文件
不必亲自按上指模

披起衣饰扮演
没有生命的不朽
用自己的脚本
默认各自的岗位
所谓栩栩如生只能是一种生命的再演习

曾经大声说话的嘴巴
唯有装腔作势
叱咤风云的雄姿
凝住一个眼熟的焦点
英雄造时势抑或
时势造英雄已无关重要
此时众生膜拜的名字
已被烛泪凝结成永恒的主题

三、美术馆

他们在墙上种草
一框一框的梦幻
固定在它们应有的时空
从此夏天不再退温
冬季的聚雪不见消融
不谢的向日葵丛丛开放
在众眼的聚焦里
历史的肖像
剪影出赭彩的灰烬

不羁的线条扭曲了

毕加索的眼角膜
米盖朗基罗和凿刀角力
畸形的人性表露畸形的人
人生
肌理也能剖释真理
雕像的呐喊垂直成
一种沉思的姿势

2005.6.7



NASI KANDAR

舌头还未冒汗
身躯已下过一场小雨
人家说印度饭店的冷气
有孟买的风味
有加尔各答的性格

早已弃用了芭蕉
摊开绿色的巴掌 如今
瓷盘供奉的是
丁香和桂皮的魔咒
金黄色的漩涡
浓艳得像披纱丽的胭脂
汤匙的花言巧语
挑起了辛辣的语言
鱼虾徐徐游过油腻的手指
正值你张口呵火
没来由的眼泪
是悲剧的误解
你需要一杯冰冻开水
委婉的言词
去安抚肚里的烦躁

飞禽走兽鱼虾蟹蚌
都献身殉职
呼噜呼噜的五脏
今天暂不斋戒



油锅的劫数
暂时忘却胆固醇指数
当吮毕第三根手指
懊悔已难能填补
你只能祈祷方才下肚的毒魂
——安息
刷着牙时
但见掌柜的胸口又多了几滴
踉蹌满志的油渍

2003.10.21



一片假想的沙漠

（沙漠纵然热情似火
情逝的冷酷更是一种煎熬）

像雪一般白皙的思维
渐渐而下
这么沉静地燃烧起来
并开始像灰烬般温温
有目不敢昂首
任何温度都能刺盲
那两潭绝望的死水
仙人掌有了枯萎的睡姿
顺风或逆风已没多大的分别
变色龙以保护色蛰伏
无视于地平线起伏的性感
华氏一百三十度抽干了失声的喉管
凡在移动的都梦见水源
树影找不到荫凉栖息
热风找不到方向栖息
鸟儿找不到云朵栖息
所有的影子都被埋葬在无可凭记的坑穴
假想的沙漠也许是可见魂的预言

失去温柔的因此失去眼泪
失去眼泪的因此失去眼睛
失去眼睛的因此失去景致
而景致却没因此而褪色

纵然千万颗钻石都是一种假设
 闪耀在沙床的下海和倾覆
 没有驼铃只有砂砾的默祷
 把部落肩在背上的队伍已过
 且在一声空雷后走入不知哪一度空间
 望着地图逐步崩毁
 在绿洲和海市蜃楼之间
 被风化成一声干咳
 呼吸中仅存的一丝绿意
 在喘息中逐渐被蒸发
 午后飞絮累述同一则亡命的故事
 以幼沙般细腻的耳语
 剽窃西边的景色剪贴东边的空白
 移植东边的狼藉填补西边的开朗
 流沙的定律一如沙漏
 掏空记忆便像抹去时间
 焦虑在底层不规则地波动
 而上层的虚脱总拔不住下陷之势
 从没顶中醒来已是另一度空间里陌生的梦
 有人以守灯塔的意志
 把胡杨树守了三千年
 千年生长千年死亡千年腐化
 而生命终究也只能被表白一次
 朝空洁净四望无际
 失色的感觉染白了晴空淡云
 所谓跋涉就是喋喋不休的足迹
 在绝情的季节骤然休止
 那些从空雷中苏醒的枯木
 苏醒也是另一种荒芜

聆听空洞的叹息
在感情的对岸渐行渐远

2001.1.30



重量

距离的重量
思念的重量
难眠的重量
名字的重量
轮廓的重量
笔迹的重量
浅笑的重量
发香的重量
体息的重量
泪湿的重量
娇嗔的重量
呵气的重量
耳语的重量
影子的重量



邮寄文字 附加
累积的重量 密封
邮票三十仙
邮局职员皱眉说：
超重

飞越圣地的子弹

*And was Jerusalem builded here
Among these dark satanic mills?*

——William Blake

在风沙弥漫的市集
有人只因朝拜的方向膜拜的方式
向无辜的名字捐血
炮弹大声说话
瓦片的暴雨飞溅
假扮乌云的鸦群
扑下啄食剩余的血迹
然后绝情地飞走
埋葬在哭墙内的眼泪
潮湿了胸腔里仅剩的大苗

以握枪的拳头呼喊
以诵经的舌头呼喊
以洗礼的身躯呼喊
以跋涉的双足呼喊
只想开启天的另一边耳朵
也曾尝试拉手唱歌
尝试在谈判桌上饮同一种饮品
但在圣地上栽种的花草
到冬天始终逃不过枯萎的命运

为了使土地降温而焚烧土地

把爆炸物塞满脑袋以后
以为便可以轻松地唱首歌
愉快地拉着妻儿到卡维里山看日出
但当那辆载满纯朴的公车过去
有一种火光修改了结局
有人坚信美好的最终归属
能用最卑劣的手势来完成

飞越圣地的子弹
失去了方向
人和子弹同样面目模糊
每天颓丧地把咱
草草吞咽一顿简单的晚餐
梦一段不甜蜜的梦
过每个不开怀的节日
当西岸的灯火明天
不知遥遥传来的是笑声还是哭声？

2006.5.10

猎

也不需以假寐去掩饰不安和忧伤
猎者的眼睛就是一个陷阱
追踪野兽的踪迹
在纵横如迷宫的荒野
露湿了树的布局
兽影在支干架起的围栏外徘徊
森林安置了密网
网住了
一轮圆在树梢的月亮
手中的猎刀分泌着
两种生命互相克制的汗水
杀戮的时间表
就在黑夜子民们醒着时开始
枪声也不会为
某种怜悯而失忆

饥饿的兽
循蹈月光的轨道
四出觅食
沿着一行即将绝迹的足印
跋涉到长河的尽处
去俯视自己模糊的倒影
弹声像音乐穿梭在树与树之间
逃窜与追逐
本来便是生命的二重奏
倒下的影子

绝望的哀鸣
更能让猎刀的锋刃
描绘血脉的纹理
奏响一曲快感的音乐
皮革在血腥下逐渐和肉体分离
休止的心跳
在日出前已蜷伏成
一堆暴戾

（时尚的温暖
美妙地覆盖在女体多姿的波纹）



2006.6.27

同样的星期天

日影扶不起单人床的放浪
两片面包夹住了星期天的寂寥
黑咖啡也解救不了宿醉
台子上的花不枯 花有塑胶灵魂
(人是否也有塑胶灵魂?)
空白的脑袋像一片荒野
起居室辽阔得无法跋涉
安乐椅上的阳光落下如雨
眼睛听早报说着昨天的故事
空气中仅存的呼吸是收音机的低吟

同样的星期天
仙人掌带来了硝烟和眼泪的消息
人祸天灾是上天给予灵魂的锻炼
躲在断檐下的孤魂们
撕不开日历的下一页
原火烧了一夜
焚焦了一首乡谣
烧毁了一张合家照
母亲的奶是干涸的河流
喂不饱哭泣的摇篮
日午的阳光逗留在冒烟的田地
赤脚光屁股去拾荒的孩童们
抱回来一大堆皮弹壳
悄悄地埋在屋旁
等待它长出美丽的茱萸花

思考的舞者

舞台已冻成了一池静水
潮声醒自帷幕外
曳开天鹅绒是深沉的呼吸
把蝉噪和激流
冥想出一种永恒的姿势
舞者以右足尖试着春寒
以虚线交叉虚线
以血肉旋放在七彩的灯幻下
台中央是水漩
蜻蜓在水光中九十度挺立
飘浮起来
弦音有第五度空间的缥缈
而铙和鼓是四面乱窜的精灵
舞者是静的佛也是动的兽
臂是藤蔓腿是桩
臀是海涛腰是蛇
腾起的龙卷降下的霜
以四十五度的地心引力雪崩
飞絮的定位便是诗的定位
花的激情以纵和横演算
几何的变数说服了所有的眼睛
乐声戛止
静息中仿佛听见落叶坠地的叹息
鼓声随着再度潮涨

重叠的肋骨可以筑成一道天梯

手和手相连便可触及宇宙
眼睛以无音节发音
听真实和梦境对话
拱佛的手也是画虹的彩笔
双足跨越又是一处桃源
衣襟的粉黛有十多种放肆的理由
红与蓝是风中飘忽的旗帜
黑和白是水中流窜的暗流
互相融合便成了两道急通的蛇踪
音乐让肢体流放
被放逐的笛声溢出了故乡的哀愁

掌声和夜雨已分不清音阶
投影中有舞者的石雕
石雕中有舞者的思考
思考中有一株水仙的倒影
倒影中有人间的烟与火

餐桌上的风景

烈火为锅铲敲响饕餮的音乐
桌上的风景正绘织着一面
口涎的图腾
狼烟升起在远近的部落
鼓声响自漉漉饥肠

在食谱的祭文里独行
逐渐归复成一只原始的猿
把牙齿磨成刀和叉
把餐巾裁剪成各自的口味
鼻子掠过香味的领域
舌头味蕾各司其位

一瓢汤拉开序幕
祭礼在欢颜中进行
油光闪耀
一尾鱼搁浅在白瓷的浮雕上
把苦难醉卧成入定的姿势
烟雾弥漫的湖上有鲜美的浮尸隐现
挨着几根水草流入
食道的河口
采菇的手把云彩点缀成
夏天的杂烩
田洼里的翠绿只用一种的律
便能翻腾出一碟春色
而改造基因的阴影



纠葛着某种危机
让筷子分析出生存的困扰

所有鸡种都得到赤裸的荣耀
用刑后被迫封凤凰的灵衔
尽管张牙舞爪
也只能在滚油里踢踏出
香脆的调子
胸肌尚有华清池的余温
白嫩得使人忆起芙蓉帐里的慵姿
猪的蹄子也是这样操练出来的
而雨后的蛙鸣
竟也能啼出一声破晓

燕鲍参翅或粗茶淡饭已经不是主题
饱食后懂得打呃才是哲学
望着满目疮痍的灾场
想及过剩或匮乏都是一种罪过
摸摸舒适的肚皮
或许一顿美食能少放几滴调味料
也算一种积德

我们必须接吻

在密室我们必须接吻
失却钥匙的门户
守护凝结的空寂
室温和体温
煎煮着潜伏的兽性
在四面灰墙中我们堆砌
伊甸苦刑
欲念的禁果浑然成熟
天窗浮起一轮赤裸的月
我们相对成两尾浴汗的蛇
互相捆绑自相隔离
互相吸引自相排斥
蓓蕾茁壮自原始的饥渴
绽放成唇间盛开的玫瑰

在水中我们必须接吻
暗流的条纹束缚我们
潮湿的思维
你的毛发缠绕我的毛发
我的感觉切入你的感觉
唇的纠葛不全为情欲
也为输送口腔里剩余的活氧
在鱼和水草互相逐梦的领域
贝壳和珊瑚游戏的空间
我们的舌头分析对方的唾液
牙齿咬住彼此的痛楚

泡沫晕眩了视野
荡开午后无边的涟漪
你的唇语成为我无法自拔的漩涡

在顶峰我们必须接吻
野茅依着山色吮啐
羊齿叶咀嚼落日的余晖
吞食影子的浓度
逐渐侵略了树们耳语的空间
当绿色慢慢深沉
两颗心遂坐化成满山落叶
静默已如藤蔓延伸
山岚犹在耳边唠叨
衣衫鼓动着难以平伏的心律
群鸟屏息等待
一次完美的蜕变
在微启的齿间
有一只彩蝶振翅飞起

在梦里我们必须接吻
沿着睡眠的索引
魂魄飘入这迷离境界
满苍穹的花草怒放
脚下的云朵飘忽
这国度不需要逻辑定律
只需要爱情的蒙太奇
和一次永恒的拥抱
虚拟的迷宫浮起在
烟波湖上

隔岸歌声逐漫回荡
陌生但熟悉 一回首
我们的呓语已呢喃成一弧彩虹
在唇上留下美丽的印记

2006.6.18



诗集

想不到如此单薄的身子
竟能承受几十寒暑的风霜
肤色贫瘠的封面
挂上了草体横匾
开一扇窗
透视一对敏锐的眼睛
辟一座隧道
直达一副善感的心灵
唐代的儒衫不合身
遂把灵感裁剪成长短不一的西服
泪流几行？
泪流十四行
说是泪水
不如说是口水
实际地说是墨水
更具体地说是被烘焙得香脆的
方块字
装订成被蜃痛的思维
像平铺的尸身

双手扶起了诗集
却扶不起诗人的体重

兴安文丛编委会

主 编：云里凤

副主编：傅承得

编 委：柯金德

黄国民

翁清玉

林为鹤

郑金城

黄玉珠

郑桂珠



赞助人

李督郑金炎先生

卢金峰先生

翁清玉先生

林为鹤先生

郑金城先生

黄金标先生

- | | |
|----------------|-----|
| 01 大冷门 | 张 弓 |
| 02 森林火焰 | 朵 拉 |
| 03 抬望眼 | 小 蕉 |
| 04 肝胆红尘 | 芸亦尘 |
| 05 不愿放弃的光和亮 | 周锦聪 |
| 06 童诗·童心 | 宋飞龙 |
| 07 爱情花园 | 朵 拉 |
| 08 断了单思线 | 马 仑 |
| 09 双镇记 | 许通元 |
| 10 火山岛与仙鸟 | 冰 谷 |
| 11 沉醉 | 年 红 |
| 12 蓝色岛屿 | 菲 尔 |
| 13 简写簿 | 鱼 简 |
| 14 希望的树 | 苏清强 |
| 15 锈铁时代——那治旺诗集 | 那治旺 |
| 16 被遗忘的武士 | 廖宏强 |
| 17 野生的雨 | 萧丽芬 |
| 18 国家文学——宰制与回应 | 庄华兴 |
| 19 沙河长流 | 雨 川 |
| 20 向画像 | 温梓英 |
| 21 鱼的变奏曲 | 沙 河 |
| 22 十口足贵 | 林金城 |
| 23 翻经瓦 | 碧 澄 |
| 24 移动的光 | 伍燕翎 |

鱼的变奏曲

沙河著 云里风主编

大将

在水中我们必须接受
暗流的方向来缚我们
潮湿的思维
你的毛发缠绕我的毛发
我的感觉融入你的感觉
群鸟的鸣叫不全为情歌
也为输送口腹里剩余的活氧
在鱼和水草互相逐梦的领域
见亮和黑暗游戏的空间
我们的舌头分析对方的唾液
牙齿咬住彼此的痛楚
液体暴怒了视野
离开午后无边的迷惘
你的唇语成为我无法自拔的漩涡

ISBN 978-693-5941-97-0



9 789833 941970

RM 18.00



鱼的变奏曲

沙河 著
云里凤 主编

大将

在水中我们必须亲吻
暗流的条纹束缚我们
颤动的思维
你的毛发缠绕我的毛发
我的感觉切入你的感觉
唇的纠葛不全为情欲
也为输送口腔里剩余的活氧
在鱼和水草互相逐梦的领域
贝壳和珊瑚游戏的空间
我们的舌头分析对方的唾液
牙齿咬住彼此的痛楚
泡沫晕眩了视野
荡开午后无边的涟漪
你的唇语成为我无法自拔的漩涡

ISBN 978-983-3941-87-8



9 789833 394187

RM 18.00

诗集

鱼的变奏曲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8 月 11 日